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五十七回 憤逢迎片言矜秘奧 辦交涉兩面露殷勤

話說湖南撫台本想借著這回課吏振作一番，誰知鬧來鬧去仍舊鬧到自己親戚頭上，做聲不得，只落得一個虎頭蛇尾。後來又怕別人說話，便叫人傳話給首府，叫他斟酌著辦罷。首府會意，回去叫人先把那個槍手教導了一番話，先由發審委員問過兩堂，然後自己親提審問。首府大人假裝聲勢，要打要夾，說他是個槍手。只顧言東語西，不肯承認。在堂的人都說他是個瘋子。首府又問：「這人有無家屬？」就有他一個老婆，一個兒子，趕到堂上跪下，說：「他一向有痰氣病的。這天本來穿了衣帽到親戚家拜壽，有小工王三跟去。王三回來說：『剛剛走到課吏館，因彼處人多路擠，一轉眼就不見了。』」王三尋了半天不見，只得回家報知。後來家中妻子連日在外查訪，杳無消息。今天剛剛走到府衙，聽得裡面審問重犯，又聽說是課吏館捉到的槍手，因此趕進來一看，誰知果然是他。但他實係有病，雖然捐有頂戴，並未出來做官，亦並不會做文章，叩求青天大人開恩，放他回去。」首府聽了不理，歇了一回，才說道：「就不是槍手，是個瘋子也監禁的。」那人的妻子還是只在下叩頭。首府又叫人去傳問請槍手的那位候補知府。那位候補知府說是有病不能親來，拿白折子寫了說帖，派管家當堂呈遞。首府一面看說帖，管家一面在底下回道：「家主這天原預備來考的，實因這天半夜裡得了重病，頭暈眼花，不能起床。」首府道：「既有病，就該請假。」管家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，撫台大人點名的時候，正是家主病重的時候。小的幾個人連著公館裡上上下下，請醫生的請醫生，撮藥的撮藥，那裡忙得過來。好容易等到第二天下午，家主稍為清爽些，想到了此事，已經來不及了。」說著，又從身邊把一卷藥方呈上，說道：「這張是某先生幾時幾日開的，那張是某先生幾時幾日開的。」又說：「家主現在還躺在床上不能起來，大人很可以派人看的。」又道「這些醫生都可以去問的。」首府點點頭，吩咐眾人一齊退去，瘋子暫時看管，聽候稟過撫台大人再行發落。

後來首府稟明了撫台，回來就照這樣通詳上去，把槍手當做瘋子，定了一個監禁罪名。「候補知府某人，派首具前往驗過，委係有病，取具醫生甘結為憑。惟該守既係有病，亟應先期請假，迨至查出未到，始行遣下續報。雖訊無資履槍手等弊，究不能辭玩忽之咎。應如何懲儆之處，出自憲裁」各等語。撫台得了這個稟帖，還怕人有說話，並不就批。第二天傳發出一道手諭，帖在府廳官廳上，說：

「本學院凡事秉公辦理，從不假手旁人。此番欽奉諭旨考試屬員，原為拔取真材，共求治理。在爾各員應如何恪恭將事，爭自濯磨，以副朝廷孜孜求治之盛意。乃候補知府某人，臨期不到，已難免疏忽之愆；復經當場拿獲瘋子某某，其時眾議沸騰，僉稱槍手。是以特發首府，嚴行審訊。旋經該府訊明某守是日有病，某某確有瘋疾，取具醫生甘結，並該瘋子家屬供詞，稟請核辦前來。本學院辦事頂真，猶難憑信，為此諭爾各守、丞、府知悉：凡是日與考各員，苟有真知灼見，確能指出槍替實據者，務各密告首府，匯稟本學院，親自提訊。一經證實，立刻按律嚴懲。飾吏治而拔真材，在此一舉，本學院有厚望焉！特諭。」

這個手諭帖了出來，就有些妒忌那位知府的，又有些當場拿人的，各人有各人的主意，有的是泄憤，有的想露臉，竟有兩個人寫了稟帖去交給首府代遞。次日衙期，一齊到了官廳。頭一個上來拿稟帖交給了首府。首府大略一看，一面讓坐，一面拿那人渾身打量一番，慢慢的講道：「事情呢，本來不錯，就是兄弟也曉得並不冤枉。但是一樣：誰不曉得他是撫台少爺的親戚，我們何苦同他做這個冤家呢。況且就是拿他參掉，剩下來的差使未必就派到你我，而且我們的名字他老人家倒永遠記在你的心上，據我兄弟看來，諸君很可不必同他多此一個痕跡。果然諸君一定要兄弟代遞，兄弟原不能不遞。但是朋友有忠告之義，愚見所及，安敢秘而不宣。諸君姑且斟酌斟酌再遞何如？」大家聽了首府的話，想想不錯。有些稟帖還沒有出手的一齊縮了回來。就是已把稟帖交給首府的，到此也覺後悔，朝著首府打恭作揖，連稱「領教」，也把那稟帖抽了回來。首府又細加探聽，內中有幾個心上頂不服的，把他們的名字一齊開了單子送給撫台。

撫台見手諭帖出了兩天沒有說話，便按照著首府的詳文辦理，略謂：

「某守臨期因病不到，雖非有心規避，究屬玩視，著記大過三次。瘋子暫行監禁，俟其病痊，方待其家人領回。」

一面繕牌曉諭，一面已把前天所考的府、廳一班分別等第，榜示轅門。凡早首府開進來的單子，想要攻訐他兒子妻舅的幾個名字，一齊考在一等之內，三名之後。這班人得了高第，無不頌稱中丞拔取之公。次日一齊上院叩謝。其實弄到後來，前三名仍是撫台的私人。第一名，委了一個缺出去；二三名都派了一個差使；三名之後，毫無動靜，空歡喜了一陣，始終未得一點好處。至於那位記過的雖然一面記過，一面仍有三四個差使委了下來。眾人看了他雖不免作不平之鳴，畢竟奈何他不得。

只因這一番作為，撫台深感首府斡旋之功，拿他器重的了不得。未久就保荐他人材，將他送部引見。引見之後，過班道台，仍歸本省補用，並交軍機處存記。領憑到省，稟見撫台，第二天就委了全省學務處、洋務局、營務處三個關差使，又兼院上總文案。

且說這位觀察公，姓單，號舟泉，為人極其漂亮，又是正途出身。俗語說得好：「一法通，百法通。」他八股做得精通，自然辦起事來亦就面面俱到了。他自從接了這四個差使之後，一天到晚真正是日無暇晷，沒有一天不上院。撫台極其相信他固不必說，他更有一種本事，是一天到晚同撫台在一處，凡是撫台的說的話他總答應著，從來不作與說一句「不是」的。

有天撫台為了一件甚麼交涉事件牽涉法國人在內，撫台寫錯了，寫了英國人了。撫台自己謙虛，拿著這件公事同他商量，問他可是如此辦法。他明明曉得撫台把法國的「法」字錯寫做英國的「英」字，他卻並不點穿，只隨著嘴說：「極是。」撫台心上想：「某字同某人商量過，他說不錯一定是不錯的了。」便發到洋務文案上照辦。幾個洋務文案奉到了這件公事，一看是撫台自己寫的，自然是分頭趕辦。等到仔細校對起來，法國人的事牽到英國人身上，明明是撫台一時寫錯，然而撫台寫的字不敢提筆改，只得捧了公事上來請教老總。單道台道：「這個我何曾不曉得是中丞寫錯。但是在上憲跟前，我們做屬員的如何可以顯揚他的短處。兄弟亦正為此事躊躇。」

此時單道台一面說，一面四下一看，只見文案提調、候補知府、旗人崇志，綽號崇二馬糊的，還沒有散，便把手一招，道：

「崇二哥，快過來！這事須得同你商量。」崇二馬糊忙問何事。單道台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現在別無辦法，只有托你二哥明天拿這件公事另外寫一分，夾在別的公事當中送上去，請他老人家的示，看他怎麼批。料想鬧錯過一回，斷乎不會回回都鬧錯的。」

（提調：清代在非常設的機構中負責處理內部事務的官員。）

崇二馬糊雖然馬糊，此時忽然明白過來，忙說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：這件公事，大帥今天才發下來，明天又送上去，不怕他老人家動氣？又該說咱們不當心了。」單道台發急道：「我們文案上碰個釘子算什麼！差使當的越紅，釘子碰的越多，總比你當面回他說大人寫錯了字的好。況且他一省之主，肯落這個的把柄在我們手裡嗎。還是照我辦的好。」崇二馬糊拗他不過，只得依他。等到了第二天送公事上去，果然又把這件公事夾在裡面。撫台一面翻看，一面說話。後來又翻到這件，忽然說道：「這個我昨天已經批好交代單道台的了。」崇二馬糊不響。撫台又說一遍。崇二馬糊回稱：「這是單道說的，還得請請大帥的示。」撫台心上想：「難道昨兒批的那張條子，他失落掉不成？」於是又重批一條。誰知那個法國人的「法」字依舊寫成英國的「英」字。一誤再誤，他自己實實在在未曾曉得。等到下來，崇二馬糊把公事送給單道台過目。單道台看到這件，只是皺眉頭，也不便說什麼。為的旁邊的人太多，他做屬員的人，如何可以指斥上憲之過，倘或被旁邊人傳到撫台耳朵裡去，如何使得！看過之後放在一邊。

等了半天，打聽得撫台一個人在簽押房裡，他便袖了這件公事，一個人走到撫台跟前，一掀門帘，正見撫台坐在那裡寫信。他進來的腳步輕，撫台沒有聽見。他見撫台有事，便也不敢驚動，袖了公事，站在當地，一站站了一點鐘。撫台因為要茶喝，喊了一聲「來」，猛然把頭抬起，才看見了單道台。問他幾時來的，有什麼事情。單道台至此方才卑躬屈節的口稱：「職道才進來，因見

大帥有公事，所以不敢驚動。」撫台一面封信，一面讓他坐。等信封完，然後慢慢的提到公事。倒是撫台先說：昨天一件什麼事，「不是我兄弟已經同老哥商量好了，批了出去，叫他們照辦嗎？他們今天又上來問我。你看他們這些人可糊塗不糊塗！」

單道台道：「非但他們糊塗，職道學問疏淺，實在亦糊塗得很。就是昨天那件公事，大帥一定曉得這外國人的來歷，一定是把英國人，不是法國人。職道猜這件公事，他們底下總沒有弄清，一定是英國人寫做法國人了。大人明鑒萬里，所以替他們改正過來的。」撫台聽了，楞了一楞，說：「那件公事你帶來沒有？」單道台回稱：「已帶來。」就在袖筒管裡把那件公事取了出來，雙手奉上，卻又板著面孔，說道：「法國人在中國的不及英國人多，所以職道很疑心這椿事一定是英國人，大帥改的一點不錯。」

撫台亦不答腔，接過公事，從頭至尾瞧了遍，忽然笑道：「這是我弄錯了，他們並沒有錯。」單道台故作驚惶之色道：「倒是他們不錯？這個職道倒有點不相信了。」立刻接過公事，又仔細端詳看一遍，一面點頭，一面咂嘴弄舌的，自言自語了一回，又說道：「果真是法國人。不是大帥改過來，職道一輩子也纏他不清。職道下去立刻就吩咐他們照著大帥批的去辦。」撫台道：「這事已耽誤了一天了，趕快催他們去辦罷。」

單道台諾諾連聲，告退下去。回到文案上，朝著崇二馬糊一班人說道：「你們不要瞧著做官容易，伺候上司要有伺候上司的本領！照著你們剛才的樣子，就是公事送上去□回，不但改不掉，還要碰下來！」崇二馬糊道：「依著卑府是要在那寫錯字的旁邊貼個紅簽子送上去，等他老人家自己明白。」單道台道：「這個尤其不可！只有殿試、朝考，閱卷大臣看見卷子上有了什麼毛病，方才貼上個簽子以做記號。我是過來人，還有什麼不曉得。如今我們做他下屬，倒反加他簽子，賽如當面罵他不是，斷斷使不得！《中庸》上有兩句話我還記得，叫做：『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』什麼叫『獲上』？就說會巴結，會討好，不叫上司生氣。如果不是這個樣子，包你一輩子不會得缺，不能得缺那裡來的黎民管呢？這便是『民不可得而治矣』的注解。」

單道台正說得高興，崇二馬糊是有點馬馬糊糊，也不管什麼大人、卑府，一定要請教：「剛才大人上去是同大帥怎麼講的，怎麼大帥肯自己認錯改正過來？求求大人指示，等卑府將來也好學點本事。」單道台閉著眼睛，說道：「這些事可以意會，不可言傳，要說一時亦說不了許多。『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』，諸公隨時留心，慢慢的學罷了。」

又過了些時，首縣稟報上來：有一個游歷的外國人，因為上街買東西，有些小孩子拉住他的衣服笑他。那個洋人惱了，就把手裡的棍子打那孩子，那孩子躲避不及，一下子打到太陽穴上，是個致命傷的所在，那孩子就躺在地下，過了一會就沒有氣了。那個孩子的父母自然不肯干休，一齊上來，要扭住外國人。外國人急了，舉起棍子一陣亂打，旁邊的人很有幾個受傷的。街坊上眾人起了公憤，一齊奮勇上前，捉住了外國人，奪去他手裡棍子，拿繩子將他手腳一齊捆了起來，穿根扁擔，把他扛到首縣喊冤。首縣一聽，人命關天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！等到仔細一問，才曉得凶手是外國人，因想：「外國人不是我知縣大老爺可以管得的。」立刻吩咐一千人下去候信。當時尸也不驗，立刻親自上院請示。

撫台見了面，問知端的，曉得是交涉重案，事情是不容易辦的，馬上傳單道台商量辦法。單道台問：「打死的凶手既是個外國人，到底那一國的？查明白了，可以照會他該管領事，商量辦法。」首縣見問，呆了半天，方掙扎著說道：「橫豎外國人就是了。卑職來的匆促，卻忘記問得。」撫台又問：「打殺的是個什麼人？」首縣說：「是個小孩子。」撫台道：「我亦曉得是個小孩子！到底他家裡是個做什麼的？」首縣道：「這個卑職忘記問他們，等卑職下去問過了他們再上來稟復大帥。」

撫台罵他糊塗，叫馬上去查明白了再來。首縣無奈，只得退去。回到衙門，把簽稿二爺叫上來哼兒哈兒罵了一頓，罵他糊塗：「不把那小孩子的家計同凶手是那一國的人查明白了回我，如今撫台問了下來，叫我無言可對！真正糊塗！趕緊去查！」簽稿門下來，照樣把地保罵了一頓，地保又出去追問苦主，方才曉得是豆腐店的兒子，是個小戶人家，沒有什麼大手面的。後來又問到外國人，大家都不懂他說話。首縣急了，曉得本城紳士龍侍郎新近亦沾染了維新習氣，請了外國回來的洋學生在家裡教兒子讀洋書，打算請了他來，充當翻譯。馬上叫人拿片子去請。等了半天，去人空身回來，說是：「龍大人那裡洋師爺半個月前頭就進京去考洋翰林去了。」首縣正在為難，齊巧院上派人下來，說：「把外國凶手先送到洋務局裡安置。等到問明之後，照會他本國領事，再商辦法。」首縣聞言，如釋重負，趕忙前去驗尸，提問苦主、鄰右，疊成文書，申詳上憲。

閑話少敘。原來這事全是單道台一個人的主意。他同撫台說：「我們長沙並沒有什麼領事。這個外國人是為游歷來的，如今打死了人，倘若不辦他，地方上百姓一定不答應。若說是拿他來抵罪，我們又沒有這樣的治外法權，可以拿著本國的法律治別國的人。想來想去，這凶手放在縣裡總不妥當。倘或在班房裡叫他受點委曲，將來被他本國領事說起話，總是我們不好。不如把他軟禁在職道局子裡，不過多化幾個錢供應他。等到他本國領事回文來，看是如何說法，再商量著辦，請請大帥的示，看是怎樣？」撫台連說：「很好。……」所以單道台下來，立刻就派人到首縣裡去提人的。當下人已提到，局子裡有的是翻譯，立刻問他是那一國的人，甚麼名字。幸虧鄰省湖北漢口就有他該管領事，可以就近照會。馬上又回明撫台，詳細由撫台打了一個電報給湖廣總督，托他先把情節告訴他本國領事，再彼此商量辦法。

這位單道台辦事一向是面面俱到，不肯落一點褒貶的。他說：「這事是人命關天，況且凶手又是外國人，湖南省的闊人又多，如果一個辦的不得法，他們說起話來，或是聚眾同外國人為難起來，到這時節，拿外國人辦也不好，不辦也不好。不如先把官場上為難情形告訴他們，請他們出來替官場幫忙。如此一來，他們一定認做官場也同他們一氣，紳士、百姓一邊就好辦了。但是一件：外國領事一定不是好纏的。外國人打死了人，雖然不要抵命，然而其勢也不能輕輕放他回去。但是如今我們說定這外國人一個什麼罪名，領事亦決計不答應。此時卻用著他們紳士、百姓了。等他們大眾動了公憤，出頭同領事硬爭，領事見動了眾，自然害怕。再由我們出去壓服百姓，叫百姓不要鬧。百姓曉得我們官場上是幫著他們的，自然風波容易平定。那時節凶手的罪名也容易定了，百姓自然也沒得說了，外國領事還要感激我們。內而外部，外而督、撫，見你有如此才幹，誰不器重，真是無上妙策！」主意打定，立刻就想坐了轎子去拜幾個有權勢的鄉紳，探探他們口氣，好借他們做個幫手。

正待上轎，已有人前來報稱：「眾紳士因為此事，說洋務局不該不把外國凶手交給縣裡審問，如今倒反拿他留在局中，□分優待，因此眾人心上不服，一齊發了傳單，約定明日午後兩點鐘在某處會議此事。又聽說一共發了幾千張傳單，通城都已發遍。將來來的人一定不少，還恐怕愚民無知，因此鬧出事來。」

單道台聽了，馬上三步併做兩步，上了轎，又吩咐轎夫快走。什麼葉閣學、龍祭酒、王侍郎，幾個有名望的，他都去拜過。只有龍祭酒門上回感冒未見，其餘都見著的。見了面，頭一個王侍郎先埋怨官場上太軟弱，不應該拿凶手如此優待，如今大眾不服，生怕明天鬧出事情出來，彼此不便。好個單道台，聽了王侍郎這番說話，連說：「這件事職道很替死者呼冤！……一定要稟明上憲，照會領事，歸我們自家重辦。好替百姓出這口氣！」

王侍郎道：「既然曉得百姓死的冤枉，極該應把凶手發到縣裡，叫他先吃點苦頭，也好平平百姓的氣。」單道台湊近一步道：「大人明鑒：我們做官的人只好按照約章辦理。無論他是那一國的人，都得交還他本國領事自辦。面子上那能說句違約的話呢？但是職道卻有一個愚見：這個凶手如今無故打死了我們中國人，倘若就此輕輕放他過去，不但百姓不服，就是撫憲同職道，亦覺於心不忍。所以職道很盼大人約會大眾幫著出力，等到領事來到此地，同他竭力的爭上一爭。倘若爭得過來，一來伸了百姓的冤，二來也是我們的面子。就是京裡曉得了，這是迫於公憤的事，也不能說什麼話。」王侍郎道：「官不幫忙，只叫我們底下出頭，這是還有用嗎？」單道台發急道：「職道何嘗不出力！要說不出力也不趕著來同大人商量了。」一席話竟把王侍郎……一班紳士拿單道台當作了好官，說他真能衛護百姓。登時傳遍了一個湖南省城，竟沒有一個不說他好的。

單道台又恐怕底下聚了多少人，真要鬧點事情出來，倒反棘手。過了一天，因為王侍郎是省城眾紳衿的領袖，於是又來同王侍郎商議。見面之後，先說：「接到領事電報，一定要我們把凶手護送到漢口，歸他們自己去辦。是職道同撫憲說明，一定不答應他。現在撫台又追了一封電報去，就說百姓已經動了公憤，叫他趕緊到這裡，彼此商量辦法，以保兩國睦誼。如今電報已打了去，

還沒有回電來，不曉得那邊怎麼樣。卑職深怕大人這邊等得心焦，所以特地過來送個信。總望大人傳諭眾紳民，叫他們少安毋躁，將來這事官場上一定替他們作主，決不叫死者含冤。所慮官場力量有時而窮，不得不借眾力以為挾制地步；究竟到了內地，他們勢孤總可以強他就我。所以動眾一事，大人明鑒，只可有其名而無其實。倘或聚眾人多了，外國人有個一長兩短，豈不是於國際上又添了一重交涉麼？」

此時，王侍郎本係丁憂在家，剛剛服滿，頗有出山之意。一聽這話，深以為然。但是於自己鄉親面上不能不做一副激烈的樣子，說兩句激烈的話，以顧自己面子，其實也並不是願意多事的人。當下聽了單道台的話，連稱「是極」。等到單道台去後，他那些鄉親前來候信，王侍郎只勸他們不可聚眾，不可多事，將來領事到來，撫台一定要替死者伸冤。他是一鄉之望，說出來的話，眾人自然沒有不聽的，果然一連平定了三天。

等到第四天，領事也就到了。領事只因奉到了駐京本國公使的電報，叫他親赴長沙，會審此案，所以坐了小輪船來的。地方官接著，自不得不按照條約以禮相待，預備公館，請吃大菜。一切煩文不用細述。等到講到了命案，單道台先同來的領事說：「我們中國湖南地方，百姓頂蠻，而且從前打『長毛』全虧湖南人，都是些有本事的。他們為了這件事情，百姓動了公憤，一定也要把凶手打死，以為死者伸冤。兄弟聽見這個信，急的了不得，馬上稟了撫台，調了好幾營的兵，晝夜保護，才得無事，不然，那凶手還能活到如今等貴領事來嗎！」領事道：「這個條約上有的，本應該歸我們自己懲辦；倘若凶手被百姓打死了，我只問你們貴撫台要人。」

單道台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特此也，百姓聽見貴領事要到此地，早已商量明白，打算一齊哄到領事公館裡，要求貴領事拿凶手當眾殺給他們看。百姓既不動蠻，不能說百姓不是。他們動了公憤，就是地方官亦無可如何。不知貴領事到了這個時候是個怎麼辦法？」領事聽了他這番話，一想：「現在我們勢孤，倘真百姓鬧起事來，也須防他一二。」但是面子上又不肯示人以弱，呆了一呆，說道：「貴道台如此說法。兄弟馬上先打個電報給我們的駐京公使，叫他電回本國政府，趕快派幾條兵輪上來。倘若百姓真要動蠻，那時敝國卻也不能退讓。」

單道台一聽領事如此說法。亦就正言厲色的說道：「貴領事且不要如此說法。敝國同貴國的交誼，固然要顧；然而百姓起了公憤，就是敝國政府亦不能禁壓他們，何況兄弟。以前是貴領事未到，百姓幾次三番想要鬧事，都是兄弟出去勸諭他們。又告訴他們聽：「將來領事到來，自能秉公辦理，爾等千萬不可多事。」又告訴他們，貴領事今天初到這裡，他們已聚了若干的人，想來問信，又是兄弟拿他們解散。若非兄弟出力，早已鬧出事來，貴領事那裡還能平平安安在這裡談天。就是打電報去調兵船，只怕遠水亦救不得近火。如今各事且都丟開不講，但說這個凶手，論他犯的罪名是『故殺』，照敝國律例是要抵擬的。但不知貴領事此番前來，作何辦理？」

領事道：「是『故殺』不是『殺殺』，總得兄弟問過犯人一次，方能作准。就是『故殺』，敝國亦無擬抵的罪名，大約不過監禁幾個月罷了。」單道台道：「辦的輕了，恐怕百姓不服。」領事道：「貴國的人口很多，貴國的新學家做起文章來或是演說起來，開口『四萬萬同胞』，閉口『四萬萬同胞』，打死一個小孩子值得什麼，還怕少了百姓嗎？」單道台一聽領事說的話，明明奚落中國，有心還要駁他幾句，回心一想：「彼此翻了臉，以後事情倒反難辦。我橫豎打定主意，兩面做個好人。只要他見情於我，我又何苦同他做此空頭冤家呢。」想罷，便微微一笑，暫別過領事，又回到王侍郎家裡，把他見了領事，如何辯駁，如何要求，添了無數枝葉。不曉得的人聽了都當真正是個好官，真能夠回護百姓。後來大眾問他：「到底辦這外國人一個什麼罪名？」單道台道：「這個還要磋磨起來看。」

單道台此時也深曉得領事與紳士兩面的事不容合在一處的。但是面子上見了領事不能不裝出一副害怕的樣子，說百姓如何刁難，如何挾制：「如果不是我在裡頭彈壓住他們，早晚他們一定鬧點事情出來。」只要說得領事害怕，自然可望移船就岸。見了紳士，又做出一副慷慨激烈的樣子，說道：「我們中國是弱到極點的了！兄弟實在氣憤不過！如今我們還沒有同他為難，聽說他要把諸公名字開了清單，寄給他們本國駐京公使，說是這樁命案全是諸公鼓動百姓與他為難，拿個聚眾罪名輕輕加在諸公身上。將來設有一長兩短，百姓人多，他查不仔細，諸公是不得免的！」

幾個紳士一聽這話，起先是靠了大眾公憤，故而敢與領事抵抗；如今聽說要拿他們當作出頭的人，早已一大半都打了退堂鼓了。反有許多不懂事的人，私底下去求單道台，求他想了個法子，不要把名字叫領事知道方好。因此幾個周轉，領事同紳士都拿單道台當做好人。

當下拿凶手問過兩堂，定了一個監禁五年罪名。據領事說：照他本國律例，打死一個人，從來沒有監禁到五個年頭的，這是格外加重。撫台及單道台都沒有話說。單道台還極力恭維領事，說他能顧大局，並不袒護自己百姓，好叫領事聽了喜歡，及至他見了紳士，依舊是義形於色的說道：「雖然凶手定了監禁五年的罪名，照我心上，似乎覺得辦的太輕，總要同他磋磨，還要加重，方足以平諸公之氣！」這番話，他自己亦明曉得已定之案，決計加重不為，不過姑妄言之，好叫百姓說他一個「好」字。至於紳士，到了此時，一個個都想保全自己功名，倒反掉轉頭來勸自己的同鄉說：「這位領事能夠把凶手辦到這步地位，已經是□二分。況且有單某人在內，但凡可以替我們幫忙，替百姓出氣的地方，也沒有不竭辦的。爾等千萬不可多事！」百姓見紳士如此說法，大家誰肯多事。一天大事，瓦解冰銷，竟弄成一個虎頭蛇尾！

只有單道台卻做了一個面面俱圓：撫台見面夸獎他，說了能辦事；領事心上也感激他彈壓百姓，沒有鬧出事來，見了撫台亦很替他說好話；至於紳士一面，一直當他是回護百姓的，更不消說得了。自從出事之後，頂到如今，人人見他東奔西波，著實辛苦，官廳子上，有些同寅見了面，都恭維他「能者多勞」。單道台得意洋洋的答道：「忙雖忙，然而並不覺得其苦。所謂『成竹在胸』，凡事有了把握，依著條理辦去，總沒有辦不好的。」人家問他有甚麼訣竅。他笑著說道：「此是不傳之秘，諸公領悟不來，說了也屬無益。」人家見他不肯說，也就不肯往下追問了。

又過了些時，領事因事情已完，辭行回去。地方官照例送行，不用細述。誰知這回事，當時領事只認定百姓果然要鬧事，幸虧單道台一人之力，得以壓服下來。當時在湖南雖隱忍不言，過後想想，心總不甘，於是全歸咎於湖南紳士。又說撫台不能鎮壓百姓，由著百姓聚眾，人太軟弱，不勝巡撫之任。至於幾個為首的紳士，開了單子，稟明駐京公使，請公使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詰責，定要辦這幾個人的罪名。又要把湖南巡撫換人。因此外國公使便向總理衙門又駁出一番交涉來。要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